

今年是建筑师邬达克来到上海100周年,以今天的视角来检视这位来自欧洲、成名于上海的建筑师,留给我们的遗产绝不只是建筑本身

为更多邬达克创造才华飞翔的舞台

■本报记者 邵岭

今年是建筑师邬达克来到上海100周年,这为刚刚开幕的第四届“上海邬达克建筑遗产文化月”赋予了更加丰富的意义。为期一个月的文化月将以“回望历史、开放融合”为主题,依托邬达克留下的众多建筑以及关于他本人的传奇经历,展开包括城市记忆艺术展在内的多个活动。

在上海的土地上,建筑设计的多样性是由中外设计师共同完成的,而邬达克正是其中重要的一位。在旅居上海的29年里,他设计完成了一百多处建筑,其中逾三分之一成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如果说建筑不仅关乎技艺,更关乎文化,那么以今天的视角来检视这位来自欧洲、成名于上海的建筑师,留给我们的遗产就绝不只是建筑本身。

这座城市,星星点点,到处回响着他留下的声音

建筑学界普遍认为,邬达克并不能完全代表近代上海建筑的所有成就。这个观点没错,认识到这一点,才能理性分析他的意义和价值。

邬达克的特别之处,首先在于其作品分布和形态的广泛性与多样性。在上海,转角遇到邬达克,并不是一句夸张的表述。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时安曾在今年年中策划了“致敬邬达克·‘一带一路’畅想”中国上海美术家画展,他这样对记者感慨:“这座城市,星星点点,到处回响着他留下的声音。”

风格多样是邬达克在建筑设计上的最大特点。看看他在上海留下的建筑:既有住宅、医院,也有教堂、别墅,既有商会大楼,也有剧场影院,风格上则涵盖了从欧洲文艺复兴到现代装饰主义的不同样式。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建筑作品深刻地融入了上海的文化记忆,成为上海城市历史的有形载体。

比如他的代表作之一国际饭店,在长达半个世纪里都是“上海最高楼”,一度还是“远东第一高楼”,其楼顶的旗杆中心位置还被作为上海城市测绘的零坐标。比如最初被命名为“诺曼底公寓”的武康大楼,孙道临王文娟夫妇就住在这栋大楼后来加盖的四楼里,赵丹、王人美、上官云珠、秦怡、郑君里等电影明星都曾在这里生活过。更不用说大光明电影院,曾经连续11年占据全国票房第一的位置,还是亚洲第一座宽银幕电影院和亚洲第一座立体声电影院,并且在国内首先开河地引进了“译意风”同声翻译耳机设备,著名影星卢燕曾是第一代“译意风”小姐;而他为爱国实业家刘鸿生的胞弟刘吉生设计的花园洋房,后来成为上海作协所在地,几十年里留下了多少文坛名家的风雅往事。

从这个意义上看,邬达克和当时活跃于上海的一大批国内外建筑师一起,构筑了上海留存至今的建筑样态和建筑文化。贝聿铭的这句评价可谓贴切:“他的建筑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上海城市轮廓线上的一抹亮色。”

上海成为今天的上海,正是因为接纳了无数像邬达克这样的人

更重要的是,邬达克的成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上海何以成为今天的上海。



▲武康大楼。本报记者 袁婧 摄



▲邬达克建筑设计作品。



▲大光明电影院旧照。据介绍,这是邬达克本人于上世纪30年代拍摄。

(除署名图片外均由邬达克文化发展中心供图)

关于邬达克来到上海之前的经历,现在已经广为人知:出生于建筑世家,毕业于匈牙利皇家圣约瑟夫理工学院建筑系,在一战中曾被俄军俘虏关押于西伯利亚集中营,从转移战俘的列车上跳车逃亡,一路经过哈尔滨来到上海。

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世界的其他地方,邬达克只留下了两处建筑,一处在他家乡、今位于斯洛伐克境内的班斯特·比斯特里察附近的森林中,是一座小小的教堂;一处在美国加州,这是他离开上海之后定居的地方,他在那里设计了自己的住所。

也就是说,那些让他蜚声国际的作品,都在上海。

一个原因当然是,从25岁到54岁,他创作力最旺盛的阶段是在上海度过的。但这不是唯一的原因。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历史学者苏智良说,邬达克来到上海时,正逢上海进入开埠之后的第一个高速发展时期,房地产业与建筑业的勃兴,为邬达

克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巨大空间。彼时的上海,已经与巴黎、纽约、伦敦并列为世界四大都市,而他多元的风格,正好契合了上海成长为世界城市的时代需求和中西文化交融的审美意识。

在毛时安看来,当邬达克逃亡到上海,这座城市不仅给了他扎根的机会和学以致用的舞台,更是包容了他的各种奇思妙想。比如国际饭店,在第二、三层和14层以巨型圆角玻璃镶嵌,这种在当时尚无先例的玻璃幕墙,营造了一种强烈的通透感和现代感。再比如刘吉生住宅,作为主人送给爱妻40岁的生日礼物,庭院里处处充满爱的气息,特别是中轴线上的普绪赫喷泉,是整座庭院的灵魂。事实上,用普绪赫的故事来设计一个庭院一直是邬达克的梦想,庭院中的很多设计灵感都来自莱顿的画作《普绪赫洗浴》,可见他为此准备了很久,终于等到了可以放手一试的机会。

苏智良用“彼此成就”来形容邬达克

和上海这座城市的关系。而上海有今天的样貌和气质,正是因为接纳了无数像邬达克这样的人。毛时安则说,背靠长江、面向大海的区位优势,使得上海形成了文化上的独特品格:开放、包容、创新。开放,就是采纳各种陌生新鲜异质的优秀文化;包容,就是给各种不同类型的文化存在和生长的空间;创新,就是立足我们生活的城市,消化吸收多元文化的形态和养分,最终形成属于自己的、富有中国特色鲜明个性并以这种个性特色为世界接受的新的文化。这也正是海派文化的精髓所在。“今天,当整个世界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重新定位、重新出发的上海会有更强烈更广阔的文化需求。我们需要为更多有创造力的、类似邬达克这样有才华的‘文化漂泊者’提供一种归宿般的故土感,一个飞翔才华的大舞台。”

也许,这是我们在今天纪念邬达克的最重要的意义。

本报讯(首席记者黄启哲)本届上海小剧场戏曲节已进程过半,昨晚梨园戏《陈仲子》在上海长江剧场上演。记者发现,连同此前演出的越剧《僧繇》、京剧《伤扶》、京淮合演《新鸟盆记》、黄梅戏《玉天仙》,五部作品均聚焦历史人物的全新演绎。尽管不比大戏丰富的人物设置与剧情线索交杂,不过主创却用小剧场的自由表达和弹性空间完成戏曲的“当代性”探索。

昨晚上演的梨园戏《陈仲子》备受期待。若是在其他地方演出,有着800年历史、偏安泉州一隅的梨园戏,恐怕还要做一番自我介绍。可在上海,这个全国仅余一个剧团的珍稀剧种,却扎下了根。不仅业界对他们的程式“十八步科母”了如指掌,戏迷更是每年年初“打飞的”到泉州看戏。到了今年,早在几周前,就有戏迷自发在朋友圈为梨园戏卖力吆喝,戏迷海青歌还自掏腰包买了票专送“知音”,原因只有一句话“一部好戏,一台好角,不容错过”。

相比于前两年参与展演的残本戏、孤本戏,今年梨园戏交上了一份规矩矩的“小剧场戏曲”答卷。故事的主角,是一位战国时期不以功名追求、不食乱世之食的隐士。

该剧通过辟离离母、碎坛绝食、半季三咽、灌园拒相、食鹤晒鹅、蚯蚓比廉等情节,梳理人物的人生轨迹。编剧王仁杰曾以《董生与李氏》享誉戏坛,此次执笔小剧场戏曲,延续了他“返本开新”的戏曲发展理念。故事并非一味歌颂陈仲子高蹈的精神品格,同样反思他在高度自律甚至有些苛刻的理想践行中,是否也迷失了自己。

梨园戏里展现战国的贤士,首场越剧《僧繇》则以魏晋名士张僧繇为主角。这个历史人物以成语“画龙点睛”而留名,过去的戏曲舞台没有触碰,却被90后从故纸堆里打捞上来。故事不再重述“画龙点睛”这个耳熟能详的典故,重在追问“画龙点睛”一战成名后,艺术家如何突破创作瓶颈,寻回初心。越剧《伤扶》则在兰陵王“貌柔心壮”四字做文章,让这位勇士面对名誉受损与家人生命的两难抉择。

在一些专家看来,青年主创先锋、创新的步子迈出去了,引发思考的观点抛出去了,也需要考虑观众的观演体验。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与其说对于创新、改编的态度不认可,倒不如说是对故事深度挖掘、创新手法完成度的不满足。一些为“当代性”而在表达中过分追求的“形式感”,没有很好地故事内涵而服务。如何将二者有机融为一体,值得主创细细打磨。



温州首部小剧场戏曲越剧《伤扶》剧照。(上海戏曲艺术中心供图)

海外视点

曾被大量书籍和资料引用,画中人实为梵高弟弟

“梵高最早的照片”被证伪

本报讯(记者王筱雨)据海外媒体,位于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梵高博物馆近日证实,此前广为流传的“梵高13岁肖像照”并非后印象派画家文森特·梵高本人,而是当时画家15岁的弟弟提奥·梵高。此前,这张照片被大量书籍和资料引用,被认为是“梵高最早的照片”。

这张肖像照最早出现在1957年由比利时梵高专家马克·埃多·特拉波特举办的一场展览中,当时就被命名为“梵高画像”,随后这张照片就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从博物馆同时发布的一张提奥32岁时的肖像照可以看到,两张照片里的人物有着一模一样的眼睛。

一档荷兰电视频道通过实验技术首次对照片上的“13岁男孩”是否为梵高提出了质疑。随后,作家伊夫·瓦瑟尔通过照片摄影师鲍勃·施瓦茨和提奥·梵高的工作生活足迹推测出照片上的人不应该是当时年龄远超13岁的梵高,极有可能是15岁的提奥·梵高。梵高博物馆对此进行了系列细致的研究后最终确定,照片上的人确实为画家的弟弟提奥·梵高。

“此前很少有人质疑照片的真实性。”梵高博物馆高级专家梅登多普表示:“因为照片中的人确实与梵高19岁的肖像有着诸多相似之处。”梅登多普口中的“19岁肖像照”正是如今唯一被确认为梵高本人的照片。拥有同样的金黄色头发,文森特·梵高和提奥·梵高确实面容相近,但细看提奥五官更为精致,眼睛颜色更淡。

“我非常惊讶,但也很高兴这个谜团被揭开了。”提奥·梵高的曾孙威廉·梵高表示:“这意味着人们更加正确地认识了梵高。”

提奥·梵高出生于1857年,比文森特·梵高小三岁。在梵高家庭的六个孩子中,文森特·梵高是老大,提奥·梵高排行老三。提奥是一个成功的画家,也被认为是梵高一生中唯一的知己和最坚定的支持者,不管是经济上还是精神上,提奥都给予了梵高极大的支持。在梵高的书信《亲爱的提奥》中,画家本人形容提奥是他的至亲、知音和支柱。1890年7月,梵高在精神崩溃中开枪自杀,年仅37岁。仅仅半年后,提奥死于严重的精神病发作。去世后,这对兄弟被合葬在了一起。



“梵高13岁肖像照”证实为其当时15岁的弟弟提奥。(资料照片)

设计灵感源自莫奈传世名作《桥》

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新馆下周开建

本报讯(记者李婷)沪西将添文化新地标。记者昨天从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获悉,经紧锣密鼓的筹备,该馆的新馆定于12月18日正式开工建设。

新馆坐落于普陀区大渡河路以南、古北路以东的长风一号绿地上,总建筑面积16000平方米。其设计灵感来源于莫奈的传世名作《桥》,建筑形体模拟一座彩虹桥,通过层层起拱,贯通南北两个公园的景观,也寓意人类的童年与成熟未来架起桥梁。不久的将来,一座“从大地走向天空”的知识殿堂将拔地而起。

“这是一个乐学、乐享、乐创的智慧型图书馆!”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馆长卢秋勤透露,新馆定位为4岁至16岁少年儿童的信息资源中心、知识体验中心、阅读推广中心、文化传承与交流中心和发展研究指导中心。在空间设置上,共分四层:一楼为“求知公园”,通过绿地景观、艺术穹顶、展厅、报告厅、阅读阶梯等充满童趣的布局设计,架起阅读与美育的桥梁。二楼为“求知摇篮”,服务于低幼儿及家长,通过自主阅读、亲子阅读、专业辅导阅读以及创玩空间的智慧分配,架起阅读与终身兴趣的桥梁。三楼为“创知空间”,服务于小学生及家长,结合国际STEAM(科学、技术、工程、艺术、数学)教育理念,提供



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新馆内部设计。(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供图)

创客空间、多元文化交流空间,架起阅读与未来创新力的桥梁。四楼为“睿知智库”,服务于中学生、家长及整个少儿阅读推广行业,通过立体阅读区、阅读示范空间和公共研讨空间,为行业交流搭建文化

互动及展示平台,建成少年儿童的智力后盾和知识储备库,架起阅读与社会发展的桥梁。

从设计方案上可以看到,新馆外立面玲珑剔透,南北面采用规整的玻璃幕墙,

东西面石墙与玻璃幕墙结合,可以充分利用自然采光。置身馆内,南北绿地公园的景色一览无遗。图书馆内部还分布着大小不同、高低起伏的圆形书架,结合通高中庭与螺旋楼梯,形成了一个阅读的“森林”。沿着阶梯拾级而上,整个过程犹如从大地走向天空一般,朝着知识的殿堂步步迈进。

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是全国历史最悠久、藏书最多的省级少儿馆之一,其前身是1941年成立的上海儿童私立图书馆,1958年定址南京西路962号,1995年被评定为一级图书馆。该馆现有藏书82万余册,其中特色馆藏近10万册,包括民国时期的少儿文献以及中国早期儿童书刊、连环画等。该馆现有馆舍面积为4245平方米,主楼为欧式风格的优秀历史保护建筑,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积累,这里已经成为许多上海市民儿时美好的回忆。

据悉,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新馆建成后,位于南京西路的现有馆舍将继续保留,在服务对象上与新馆进行细分。其中,新馆主要面向4岁至16岁的少儿提供图书借阅、知识体验、展览展示、培训教育、文化传承与交流等服务,形成示范性的标准化少儿图书馆服务体系;现有馆舍则将承担0岁至3岁低幼读者服务、特色馆藏保护、特殊群体服务、少儿阅读发展研究与指导等功能。